



野溪观钓

□郭虎

重庆北环立交桥下，有一条小溪，溪水静静地流，注入盘溪河，再流进嘉陵江，最后汇入长江。

这是一条不起眼的野溪，既然是溪，溪水中必定有小鱼小虾，溪边就有垂钓之人。我家紧临北环，我常常到野溪附近散步，看到溪边坐着不少钓鱼者。溪水并不清澈，甚至有些浑浊，但垂钓者毫无嫌弃之意，仍乐此不疲地地理线、挂饵、甩钩，凝神静气地坐等，他们专注的神情，丝毫不会被周围的杂乱气氛干扰。鱼儿咬钩，随手起竿，那一瞬间，才是他们最大的乐趣。

后来，北环立交建成了，桥下整饬一新，野溪岸边栽植了常绿植物，草木茂盛，常见几只白鹭飞来，稳稳地静立于岸边溪石上。

小溪源头的水库立了牌子，明令禁止钓鱼，但溪边却一年四季都有垂钓者，特别是夏天，清晨大早就有人坐在溪边垂钓了。早上到溪边走步，总能看到比我更早的钓鱼人，有时忍不住隔着栏杆问一声：“钓到没？”下面传来回答，或是“没有搞头哟”，又或是“整到两个小咪咪儿”。一问一答，会心一笑。

一天中午，我又来溪边散步，见一辆电动车停在步道边，不远处的溪边，有一个小伙子正在钓鱼。我走过去，问他钓到没，他说钓到了几条。他打开脚下的塑料小箱，水箱中游着六七条几寸长的小鱼儿。

我们正说话间，有个中年人走过来。他说：“我是管理员，水库里是不能钓鱼的，但在这里可以随便钓，只是要注意安全。”

小伙子说，他单位就在附近，趁中午休息时来钓鱼，这几天都来，总能钓到十来条。他说，鱼儿太小了，一会还要放回水里去。小伙子专心地钓鱼，我在旁静静地看，不过几分钟，他又钓到了一条小鱼儿。

我往溪水中望去，能看到有鱼儿游动，那优哉游哉的神态，正如柳宗元在《小石潭记》中所写：“潭中鱼可百许头，皆若空游无所依，日光下澈，影布石上，佴然不动，俛尔远逝，往来翕忽，似与游者相乐。”心头不禁怦然一动，暗自感叹道：真乃传神之笔也！（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）

蓝天奇遇

□唐靖奇

妈妈说要带我去西班牙旅游，我高兴得几晚都睡不着觉。

前几天，我们出发了，乘坐的是荷兰航空A321NEO航班。

从挪威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，路程并不太远，但飞机上挤满了人。在穿着航空制服的人群中，我忽然发现了一个人。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位叔叔，但又怕拿不准，冒冒失失出洋相。最后，我还是鼓起勇气招呼他。经询问，他确实是我见过的那位机长。此刻，我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。

那是在四个月前，我从挪威飞回中国过暑假，搭乘的也是荷兰航空A320NEO航班。机长叔叔见我是中国小朋友，对我很热情。当飞机降落在机场时，出于好奇，我说想看看驾驶室是个什么样子，机长马上点了头，并带我去看。驾驶室里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仪器仪表，看得我眼花缭乱，当个飞机驾驶员真不容易啊！

机会难得，我邀请机长和驾驶员合影，他点点头。我掏出手机，“咔嚓”一声留下了一个美好的瞬间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到过那位帅气的机长。没想到，我们今天又见面了。在人的这一生中，不知道要见到多少人，而在这短短的三个月内，我和机长叔叔竟然两次相见，或许这就是缘分吧！这两次奇遇，让我终生难忘！

(作者系文学爱好者)



作者和机长合影

怀念那对乌林鸮

□秦拓夫

我已经老了，许多事记不太清，连儿孙的脸也常感到模糊。可十多年前与一对乌林鸮（俗称猫头鹰）的那段往事，却清晰如昨。

1

那是个温热的午后，刚从县林业局退休的我，走在回家的山道上。路过一片静寂的松林时，忽听有扑腾的声音。拨开灌木，见一只灰褐色大鸟在铺满松针的地上挣扎。这是一只成年雌性乌林鸮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它浑身是血，左脚主骨已断，连皮套拉着，一看就是火铳霰弹造成的。它那圆睁的眼睛，像一片浓缩的、幽深的夜，晶亮的虹膜，在金黄的底色上，漾开一圈圈神秘的纹路。此刻，它的眼眸里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深切的悲哀。那悲哀如此纯粹，直直地望到我心里。我顿觉自己的眼眶有些潮湿。一种超越物种的、近乎本能的怜爱，悄然漫上心头。我没有细想，便紧紧搂着这受伤的生灵，匆匆带回镇上的家。

将这样一只鸟带回家，是需要勇气的。在本地民间传说里，猫头鹰扮演着不祥的角色。“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”，这古老的讖语，像一层无形的灰尘，覆盖在它的名字上。人们将它看作“逐魂鸟”“报丧鸟”。我知道这并非全是迷信，科学的解释是，它们嗅觉灵敏，能嗅到病危者身上散发的特殊气味，因而聚集、鸣叫。

妻子一见便皱眉头。我耐心对妻子说：“这是国家保护的益鸟，捕鼠英雄。”妻子脸色缓和，陪我买来药品。我们为它清洗伤口、敷药，用竹筒固定它的断脚。妻子买来瘦肉切块喂养，后来支起鼠夹捕鼠喂它，在阳台为它做了一个窝棚，内垫棉絮，给它临时安个家。

2

二十多天后，乌林鸮能在客厅扑翅跳跃了。我和妻子高兴地抚摸它的头，它在我们面前温顺地低鸣。

一天中午，它忽然振翅飞向蓝天。妻子怔怔望着天空，感到空落落的。可不久，它又飞落在阳台，跳到客厅里，走到妻子脚边，用喙轻触她的脚背。妻子激动地抱起它轻轻摩挲。

它这次“出走”也让我们明白：它属于山林。爱它，就该给它自由。我们决定送它回“家”，取名“相思鸮”。

放归那夜，月华如水。我和妻子提着鸟笼来到三公里外的那片山林。我颤抖着手拉开鸟笼门，对它说：“到家了……常回来看看。”

谁知，它缩在笼里不肯出，眼里水汪汪的。我狠心拍打笼子，它鸣叫着还是不肯出来。我索性抓它出来抛向空中。它被迫飞上松枝，对着我们“咕咕”呼

唤。

我和妻子决绝转身，却泪流满面。不久后的一个傍晚，我们正吃饭时，听见楼顶传来“咕咕”声。急忙上楼，见护栏上并肩立着两只大鸟。我上前触摸到它左脚的伤疤——是“相思鸮”回来了，还带着它的伴侣。我和妻子急忙用纸箱为它们做一个“家”，让它们安然住下。我给雄鸮取名“大鹏鸮”。

这对鸮夫妻住下不久，发现我家鼠患严重，便日夜捕鼠。不几日，周围的老鼠被它们清剿一空。更妙的是，我两个孙子常睡懒觉上学迟到。每天微明时，鸮夫妻竟飞到孙子窗前鸣叫，比闹钟还准。

十几日后，“相思鸮”产下七枚蛋。不久，七只雏鸟破壳而出。妻子幸灾乐祸悉心喂养。雏鸟渐长，我和妻子担心它们飞到镇上遇险，决定送它们一家九口回归山林。

离别那天，我们将鸮一家分装两笼，骑车送到松林。七只小鸮欢天喜地飞出，飞向山林。“大鹏鸮”与“相思鸮”却迟迟不肯出笼。我和妻子含泪驱赶后，它们才恋恋不舍飞出笼子，在我们头顶盘旋数圈，悲鸣着消失在山林上空。

3

往后三年，这对鸮夫妻每年都像归省般飞回我家住一段日子。后因儿女缘故，我和妻子迁往重庆主城。搬走后，那对鸮夫妇经常飞回老屋，见门窗紧闭，就在屋顶上空盘旋，焦灼呼叫，还停在天井围墙上，朝屋门凝视许久，发出一阵悲鸣，然后才飞走。

从邻居那里得知这一情况，我悔恨不已，决定搬回老屋等它们。我和妻子特意去那片山林寻找，拍手吹哨模仿它们的叫声，却无回应。但我相信：它们一定还会回来！

一天午休，我忽然清晰听见“咕咕”声，急忙冲上楼顶，却发现空无一物，原来是幻觉。失落感将我钉在原地。

又一天傍晚，我正在浴室冲洗，忽听熟悉的“咕咕”声在楼顶响起。我屏息再听，确有声音，匆匆穿上衣服冲上楼顶，看见那对鸮夫妇并肩蹲在墙头，静静地望着我。

我激动得抱住它们，老泪纵横。它们用喙轻摩我的手臂。但我感到与往常不同：它们的羽毛稀疏干枯，身体轻飘，喙也无力。我忽然明白，它们也老了！

这次像是作最后的告别。一星期后，一位邻居对我说，他在那片树林看见一对乌林鸮并排趴在石头上，头朝镇子方向，已没了气息。

我听了，怀着悲怆的心情踉跄赶去。只见它们依偎在一起，头仍执着朝我家老屋方向。顿时，我泪如雨下。随后，我在大石下挖了坑，垒起一个小坟冢。

如今，我时常一人静静地望向窗外那片远方的松林。那对鸮的身影、那片松林的涛声以及那段超越物种纯净如水的情，是我苍老生命里一束永不熄灭的温柔的光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伯伯

□梁晓丽

奶奶只有伯伯和父亲两个孩子，伯伯十多岁时，爷爷因病离世。此后，奶奶含辛茹苦把两个孩子拉扯大。奶奶生前常讲起伯伯年少时的故事，每次讲起，她浑浊的双眼都会泛光，长满褶皱的脸上自带微笑。

爷爷去世后，懂事的伯伯就辍学回家，跟着大人编草帽、打草鞋，然后半夜打着火把翻山越岭几小时，到山那边的后山场、岳溪场售卖，走得皮穿嘴歪、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也只能忍着。一次能卖几元钱，换回一些盐。十多岁的少年手上打起血泡，脚上磨起厚厚的茧疤，草鞋穿成两截，眼泪都没掉一颗。他用稚嫩的肩膀为奶奶和父亲撑起半边天。

听奶奶说，伯伯和父亲从小没有拌过嘴。即使后来有了伯娘和母亲，两妯娌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争吵，他们都是劝自家的媳妇能让就让、多为对方着想。两兄弟“哥哥”“弟娃”叫得亲热。几十年岁月变迁，哥俩还是这样称呼。

我们家是个大家庭，伯伯和父亲都结婚后没分家，奶奶负责做饭、做家务，伯伯在厂里上班挣钱，父亲在家带领伯娘和母亲干农活。一大家人和睦相处，在故乡传为佳话。每年的除夕是我们最盼望的，因为伯伯要发压岁钱。记得有一年发了10元，那张崭新的压岁钱被我压在枕头下睡了好半年。

18岁那年，伯伯成了工厂的工人，人也出落得英气逼人，猛一看有点像歌星刘德华。伯伯到了谈婚论嫁时，尽管家徒四壁，媒人却络绎不绝。在千挑万选中，他选中了小巧玲珑的伯娘。说起当初相看伯娘时的情景，至今伯伯眼神里还会流露出幸福的光芒。

伯伯的小日子正过得平凡而幸福，但世事有无常。一天凌晨，在工厂当炊事员的伯伯和面蒸馒头、包子时，右手一不小心被机器卷了进去，手掌以上全被绞掉，只剩下一张皮。

当时我还年幼，只记得，奶奶听到消息后当场就晕倒了。伯娘哭天喊地，她的天塌了，悲伤填满枫香湾的上空。那一年，十几岁的堂哥在分水读高中，堂姐刚初中毕业，二堂哥还在读小学。

早年丧父，少年生活艰辛，壮年又失去右手，生活再一次对伯伯雪上加霜。奶奶、父亲、伯娘看着戴着假手的伯伯，无言又无助，不知该怎样去开导他。

但苦难并没有把伯伯击倒。一个月后，他开始尝试用左手做事。经过反复磨炼，他用左手耕田种庄稼，挥舞锄头镰刀比很多正常人都强。最令人欣喜的是，伯伯又回到了他喜欢的灶台前，用左手炒出的菜一样美味香甜。那年月，家乡的婚丧宴席，都是伯伯主厨。单手干农活、单手炒菜、单手洗衣、单手做家务……他身残志坚的故事，感动着枫香湾的乡亲。

历经磨难之后，伯伯终于苦尽甘来——堂哥、堂姐都出人外地，他也搬离了老家，住到了几里外的镇上。伯伯虽不苟言笑，但只要提到孝顺的堂哥、堂姐，他的眼神就会发亮，一张历经风霜的脸如年轻时一样帅气。

如今，伯伯和父亲都已是古稀之年。每次回老家，伯伯都会和父亲唠嗑，哥俩就像儿时一样说悄悄话，细听才发现是伯伯在劝父亲，让他不要再干太多农活，辛苦了一辈子，该享受享受了。

伯伯是我一生都敬佩的长者，他教导我们什么是坚强、什么是勤劳……他身残志坚、不屈不挠、勤勤恳恳、踏踏实实，用实际行动为后辈树立了前行的榜样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